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一）

毛馨江

前言：上 世纪 1960 年前后，一场惨绝人寰的大饥荒在中国大地上肆虐蔓延，农村更甚，河南是重灾区。1970 年代初，我上中学时，家里只三间房，其中一间租赁给了 进城积肥的生产队的两个农民。夏天的夜晚在院子里纳凉之时，其中一个农民给我讲述了农村 1960 年大饥荒的亲身经历，甚至讲到过饿极了的人吃死人肉，杀小 孩子吃。在红旗下长大的我感到震惊又可怕。中学毕业后，我到农村插队劳动将近 4 年，接触到更多的农民，听到了大饥荒时的更多事情。可惜那时候我只是听却没 有记录下来。直到今天，我决心记录南阳家乡 1960 年大饥荒的真实情况，已经相继采访了一些当事人。其中有的人善于描述，如之一的李某某。有的人不善于表 达，如之五的那个农民。可我坚持一条，那就是忠实记录，只在表述上理顺次序而不作任何添加，尽量保持当事人的原始讲述。我今天公布这些实录，一是让大家知 道那段真实而惨痛的历史，二是提醒自己要有毅力把这项工作继续下去。我如今还在上班，只能抽时间采访整理，只好采取先城后乡，先近后远进行采访。以后退休 时间充足了，我要多往农村去采访更多的老人，为南阳 1960 年大饥荒时留下一部民间实录。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

口述人：李某某 男 74 岁 退休干部 2006 年 11 月 11 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

要说 60 年大饥荒，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，我就从 58 年说起吧。

我 在 1957 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，给领导提了意见，被打成右派分子，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。58 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 收。为啥子？人为造成的，听我慢慢说。夏季麦收，浮夸风盛行，虚报产量，亩产 300 斤小麦能报 800 斤，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 200 多斤。当时实行统 购统销，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。因为虚报的产量高，上缴的小麦也多，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。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，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 点，口粮就能多留一点。例如在杨楼公社，有的队人均口粮有 60 多斤小麦，有的队人均口粮才 20 多斤小麦。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，58 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， 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。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，当时每个生产队

是一个食堂，吃食堂时，队长挺精明，把黑豆磨成豆腐，搀到稀面条汤锅里，再和点面， 看着稠乎乎的。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，到了八九月份，大炼钢铁开始了。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，修建小高炉炼钢铁。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 叫尚洞的岗坡上，一共修建了 800 个小高炉。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，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，外径 80 公分到 1 米，内径 60 公分左右。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， 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。小高炉修建的多，看起来密密麻麻，点起火更有气势，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。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 化，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。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：天上繁星点点，地上红光闪闪，王母惊呼玉帝打颤，感叹天上不如人间。

烧 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，杨楼公社范围内，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，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、木床、桌子、椅子、凳子，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。专门有人负责 劈柴，那些柜子箱子，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，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，有两米多高，一米多宽，象寨墙似的，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。砍伐的树木 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，也堆成堆，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。有一次要放卫星，就是 800 个炉子都冒火，连续烧七天七夜。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， 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，瞌睡了就打个盹。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，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，检查团发现就要“炒铁蛋。”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 一圈，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，这边踢一脚，那边打一拳，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。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，被别人揭发。为了杀一 儆百，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，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，打的鼻青脸肿。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，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 得，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。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，吃的人只吐酸水。58 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，红薯又多又大，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 3000 多斤。可 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，庄稼丰产不丰收。秋天又下了连阴雨，红薯沤烂在地里，也没晒红薯干。豆荚炸口豆子发芽，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。你想想，如果当 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！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，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。从方城到平顶山 100 多里路，一路上看到地里的 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，走到那里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。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，铁矿石烧化后，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 的铁，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，一敲就破。烧到冬天，上级又要求修建 20 个高 6 米的大高炉，外径有两米到三米，内径有一米到两米，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 成沫子。因为缸渣不够了，就砸农民家的瓷碗。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，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，还用“引铁”，就是把铁车轱辘，农民家里的铁锅、铁门环，铁 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，放到高炉里。当铁矿石烧化时，还要放石灰石，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。20 个大高炉

确实炼出了 1000 多斤铁，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 有二三百斤铁，都是一种粗生铁，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，别无他用，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。

大 炼钢铁后，秋庄稼没收回来，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。59 年初，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。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，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 饭，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，饿的前心贴后背。59 年麦子收成不错，可还是虚报产量，统购透底，生产队存粮很少。59 年秋季干旱歉收，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 收。红薯亩产有 1000 多斤，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。到了 60 年春季，饥荒就显露出来了。从 3 月份开始，就开始饿死人了。也就是这时候，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 砖瓦厂劳动，那里有定量供应，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。6 月份麦子成熟时，我们在外面劳动，看到附近的地里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，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。当 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，个个面黄肌瘦，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，然后被送到砖瓦厂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，他们那里树皮被 扒吃光了，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，人们也捡着吃。饿死的人很多，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，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。一天傍晚，我进城路上，看到一个个饥 民面无表情，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，在路上蹒跚挪动。有的走着走着，就一头栽在路边，再也爬不起来了。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，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。我老家 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，100 多口人饿死 20 多个。其中一家是地主，别人敢去偷青苗吃，他一家不敢，结果 11 口人被饿死 7 口。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，区委 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，就开枪自杀了。60 年秋季收成好一些，又开始了“拔钉子”，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，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，连邓县的县长和 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。县长和我是熟人，后来告诉我，在“拔钉子”期间整天喝稀汤，饿的受不了，有次上厕所，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，就拽下来往嘴里 填。南阳地区邓县、唐河县是重灾区，唐河县饿死 50 多万人，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，领着全家跳井自杀，只有大儿子自己爬上井口，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 以幸免。

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，我认为 60 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，而绝对是人祸。

读者推荐　转载请注明出处
Tuesday, April 24, 2007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二）

毛馨江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 岁 采访地点：住宅小区门口 2006 年 11 月 12 日

下午

1950年，我才14岁。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，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，负责给领导打水、断饭、取报纸信件等杂事。一直干到54年，下车间当了工人。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，只是埋头干活，不敢多说话。到了58年，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，儿子有一岁多了。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，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？我实话实说：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，才来晚了。顺口一句话，说者无心，听者有意。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，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，被扣上了“反社会主义分子”的大帽子，交群众监督劳动。1960年春天，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，一见面吓我一跳，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，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。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，已经饿死人了，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，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。家家都没啥吃，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，娘俩饿得晃悠不动。厂里食堂开饭时，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。

60年秋天，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。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，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。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，就开始饿死人，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，跑的跑，就剩下些妇女小孩，没人干活，我去了算个男劳力。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，吃的饭不重样，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，再配上红薯叶子煮，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，那一瓢有两碗。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，别说两碗稀汤，五碗都不够喝。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，脸色黄，浑身肿，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。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。下地干活时，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。乡亲们说，春上饿死的人多，哪还有棺材，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，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。人们饿的有气无力，坑也挖不深，坟头也就不大。后来死的人更多了，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。死的人多，大人小孩都没人埋，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，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。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，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、玉米糁，干红薯叶，自家做饭饿的轻了。那年秋季收成稍好，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，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，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，这才度过了鬼门关。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，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，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，在60年非饿死不可。

读者推荐　转载请注明出处
Monday, April 30, 2007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三）

毛磬江　　口述人 吕某某 退休工人 男 60岁 采访地点：住宅小区吕某某家中 2006年11月12日晚

我老家在南阳地区唐河县源潭公社宋沟大队杜楼村。大跃进时我小学三年级，辍学回家参加劳动，算个半劳力。我们那里57年初开始吃食堂，大多农民不愿意去，干部和积极分子先去，每家兑粮食，顿顿做好吃的，吃干饭蒸馍，故意眼气吸引人，就这还没有几家愿去。57年四五月份，干部到各家各户收粮食，强行让吃食堂。四个生产队开了4个食堂，人们都得去吃。开始吃的还好，熬米汤，蒸红薯，炒菜是白菜萝卜，有方桌，有凳子，大家在一起吃饭热热闹闹还挺新鲜。58年初两个生产队的食堂合成一个，吃饭人更多了。大蒸

笼直径有一米多，十几层，吃饭时稀饭一人一碗，蒸红薯一人三斤，还能吃饱。58 年大炼钢铁开始后，我到处 拣砖头，垒小土炉。小高炉直径有 2 米，高有 4 米，大风箱有 3 米长，得用几个人才能拉动。家家户户门上、柜子上、箱子上的铁器铜器都被拧走去炼钢铁。我还跟 着大队人马去白河捞铁砂，先用铁锨在河边沙里挖个大坑，把 80 公分宽、2 米长的筛子铺在上面，用水冲沙子。沙子冲走了，黑铁砂留下了，用手捧起来放到筐子 里，满一筐了抬到小高炉去炼钢铁。59 年秋季种了麦后，上级不让捞铁砂了，一人发了两个小米窝头，我就步行回家了。回去后食堂散了，没粮食吃了，人们这才 想起地里没收回来的红薯，一窝蜂去挖那些已经沤坏了的红薯吃。红薯挖完了，再去找那些红薯码子。地里实在找不到吃食了，又想起粪坑里有积肥用的坏红薯，人 们又翻开粪坑扒拉起来。积肥时还泼有粪尿，人们也顾不得脏臭，扒出来红薯洗洗再吃。啥都吃完了，就去吃青燕麦。把燕麦洗洗，切切，放些盐在锅里炒炒，就这 样吃。燕麦吃光了，再找大雁屎，放碾子上压成沫子，在锅里炒一下吃。冬天饿的受不了，在地里吃豌豆秧，吃的一嘴绿沫子。快过春节了，实在没吃的，政府救济 来了，一人发一块月饼大小的榨过油的芝麻饼，第二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花生饼，第三回发的是榨过油的蓖麻饼。蓖麻饼有毒，人们饥不择食，吃了后上吐下泻头晕眼 花。过春节时，上级按一个人 3 斤麦子发救济，人们又集中到食堂来，把麦子在石磨上碾，人们都饿的有气无力，几个成年人都推不动石磙。大家轮着推，麦子只碾 两遍，就下锅做麦麸汤喝。葫芦瓢一人三瓢，就那还不够喝。麦麸汤稀的能照见人影，我三叔在食堂里说了句：端起碗，晃人眼。意思是说稀汤象清水，把人的眼睛 都照花了。干部听到后窜上来把碗夺过去，当场批斗我三叔，罪名是恶毒攻击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。能照见人影的麦麸稀汤大年三十喝到初一就没有了，上边又 把剩余的麦子收走了。

过了春节后，人们就没见过一粒粮食，只有吃白菜根，腊菜根，猪牙草，扒榆树皮。春天捋榆钱，捋柳叶吃。我和两个弟弟都饿的胳膊腿精细，走路一步三晃。爹 娘看撑不下去了，就给当兵复员后留在黑龙江虎林县一个农场的哥哥去信求助。哥哥来信让赶快开迁移证明。我家 5 口人，办了 6 个准迁证。为啥子，因为没有路 费，正好村里一个志愿军老兵愿意去，他也饿得不行，就主动拿出几百元复员费当路费。我们 6 个人又是赶路又是坐车，在路上走了几天几夜，才赶到东北。那里土 地多，灾荒不严重，在去农场的路上，我从一个豆杆垛下扒出几粒黄豆，放嘴里一嚼真是香啊。见到哥哥嫂子后，吃饭是玉米糁汤和窝窝头，哥哥只准我们喝稀汤， 怕猛一下吃窝窝头肚子受不了。1964 年我当了兵，觉得父母带我们到东北是救了全家人的命。许多战友都说家乡家里都饿死了人。我的班长是 63 年的兵，家在 湖北北边紧靠河南地界。69 年部队让他复员，班长就痛哭流涕。因为他全家人在 60 年都饿死了，村里看他是孤儿，才把他送去当兵。班长哭着说，我回去找谁 呢？住哪儿呢？后来部队又多留他一年。

回想 60 年，比比现在，还是改革开放好。我现在住着水电气暖齐全的三室两厅，吃穿不愁。现在城里人平常吃饭就比过去过年吃的还好，农村粮食也吃不完，家家都能吃上白面馍了。

读者推荐　转载请注明出处

Thursday, May 03, 2007
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四）

毛鳌江　　口述人 何某某 退休干部 男 62 岁 采访地点：宾馆 2006 年 11 月 14 日晚

我老家在南阳镇平县石佛寺公社石佛寺公社大队第三生产队。提起 60 年，我现在 还记忆犹新心有余悸。我给你从统购统销说起。记得是 53 年开始统购统销，就是想方设法让农民卖余粮。那时候粮食产量低，一亩小麦多则产 100 多斤，少则产 几十斤。哪有多少余粮？不交干部就逼着交，逼的有人上吊。一搞统购统销，市面上粮食也少了，人们碗里的饭也稀了。有个顺口溜讽刺统购统销，我现在还能背下 来。

“端起碗，照相馆。”（意思是说碗里稀汤能看见人脸）。

“毛主席万岁，买馍排队。”（当时供应紧张，买馍也要排队。）

“站了半天，买了一千。（当时一千元折合后来一角钱，能买两个小馍。）

后来搞合作化，就开会让生产队长报余粮，哪个生产队长第一个报产量必定倒霉。因为你报亩产小麦 200 斤本来就有虚头，后报的生产队长肯定要一个比一个报 的多报的高。先报产量的生产队长就是落后分子，要被“扫暮气”，就是拿扫帚往他身上打扫。这还是温柔客气的。还有“过筛子”，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中间，一 圈人围着推搡来推搡去，推的你站立不稳直跌跟斗。折磨人的还有“坐飞机”，就是让落后分子站在板凳上，屁股撅起来，两只胳膊向后伸着，一圈人围观监督。时 间长了姿势不标准，下边一踢凳子，摔你个人仰马翻鼻青脸肿。交了公粮，一人才分几十斤麦子。我们老家 58 年麦收前开始吃食堂，一开始能吃饱，糊涂饭，汤面 条，蒸红薯面拌红薯叶的窝窝头。58 年吃食堂还有一个怪现象，就是各家不准住自家房子，必须住到别的人家去。名义上说是共产主义了，其实是好拾你的家具扒 你房子，门窗梁柱檩条都扒了当柴烧。吃食堂时我也下学了，因为我父亲去世早，我是老大就回来劳动，怕人家说我们没男劳力干活，吃食堂是沾便宜。大炼钢铁都 集中在大队所在地老毕庄，烧炉子砍伐了好多大树。男女劳力到河里淘铁砂，炼不出铁，就把农民家中沾铁的物件都收走当原料。59 年秋粮长的也行，可强壮劳力 都去炼钢铁了，耽误了收秋。等劳力们元旦前回来，红薯、豆子、玉米都烂到地里了，还错过了种麦时间，只好犁地种些豌豆。59 年没收来粮食，食堂没了家底， 人们就吃不饱了，可我们生产队还没饿死人。60 年春天就不行了，食堂断粮，政府发带皮的谷子，一人一天 7 钱，煮的稀汤象是刷锅水，喝了撒泡尿肚里就没啥 了，人饿得走路都摇晃，这只脚踢那只脚。我们生产队有 80 多人，60 岁以上的老人和 5 岁以下的小孩饿死十五六个，比例绝对超过百分之十。成年人青年人耐抗一点，可也饿的走了样脱了相，浑身浮肿，胳膊腿细，肚子大，就象现在电视上照片上那些非洲灾民。我们生产队多亏种下的那些豌豆，没饿死的人吃豌豆青苗才勉 强保命。我熬过了饥荒，1964 年当兵走了。

现在看来，饿死人不是天灾，祸根就是浮夸风大锅饭就是瞎指挥穷折腾。炼钢铁劳民伤财吃食 堂饿死人不说，对环境破坏也厉害。过去我们那里是大树参天，草木茂盛。我曾经放过牛，牛走着吃草，走着走着，又高又密的荒草能把牛遮掩住。可大炼钢铁砍了 大树，吃食堂又接着砍树，破坏了植被，现在是荒坡秃岭穷山断水。大炼钢铁吃食堂既是坑害当年的老百姓，又是祸及子孙遗害无穷啊！

Tuesday, May 08, 2007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五）

毛磐江　口述人 张某某 57 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：河南省南阳市内乡县矿岖乡街上 2006 年 12 月 13 日上午

我家就在这里的寺河村尚岗组，57 年吃食堂时我才 8 岁，家家户户不准有锅不准点火。我家藏了口锅，有天烧了锅热水，几个队干部看见烟囱冒烟了，马上冲到 我家里，抓起铁锅狠狠摔在地上摔成了几块。食堂开始吃的是糊汤面，还能吃饱。57 年后半年就把粮食吃的差不多见底了，食堂开始吃红薯，蚕豆叶放点盐当菜。 我们这里是岗坡地，当时种小麦少，种红薯多，58 年在食堂里主要吃红薯，可也限量。每人一顿是 8 两蒸红薯带一碗稀玉米汤，端起碗来能照见人影。59 年日子 更难过，连红薯也吃不上了，人们就吃干红薯叶，吃野菜，吃野草，吃树叶，吃树皮，饿极了还偷吃青苗。有一天队里用红薯生红薯芽子，我趁大人不注意，偷了一 个红薯跑到僻静处，一吃觉得比蜜糖还甜啊！60 年春上，村里就开始饿死人，尚岗生产队吃食堂时 108 人，饿死了 31 人。饿死的人没人抬，都饿得没了气力挖 墓坑，有的死尸被老鼠掏吃了眼睛，露着俩黑窟窿，看着又惨又怕。队干部夜里能偷偷吃小灶，一个也没饿死。队干部就吆喝人们，把尸首拖到沟里，填上土掩埋 了。邻近的淅川县饿死人更多，我姑姑嫁到七八里路远的淅川县唐房村，60 年春上食堂有许多天不冒烟，一个生产队仅剩下 20 多人，有一家四口都饿死了，这户 人家也绝后了。当时人们傻呀，饿死也不敢往外跑。话说回来，就是跑你能跑到哪里？你也跑不远，都没啥吃的，逃荒要饭也没人给你。还活着的人都饿的大腿精 细，身上浮肿，走路拄个棍子一摇三晃迈不动步子。我记得 1960 年前后，我们村就没有妇女生小孩，后来知道都是饿的绝经了。1963 年，我们这里分了自留 地，允许开小片荒地，这才慢慢缓过劲。可没过几年安生日子，66 年又开始文化大革命，穷折腾啊。

现在好了，粮食吃不完，农村也能吃上白面馍，吃肉也不稀罕了。特别是现在政府免了农业税，农民负担轻省了。我种了麦子后闲着没事，就到镇上干零活，一天给 20 元。你要打听 60 年的事到淅川去，那里比内乡饿死人多。

读者推荐　转载请注明出处
Sunday, May 20, 2007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六）

毛磐江　　口述人 张某某 85 岁 男 离休干部 采访地点：河南省南阳市张某某家中 2007 年 3 月 13 日上午

1947 年，我高中毕业后参加了中共豫西南六分区武装工作队。48 年 10 月南阳解放后，我们 100 多人的队伍开进了城市。那时候百废待兴，到处都缺少人需要人。南阳市副市长兼

酒精厂厂长郜士芳和我认识，把我调到了酒精厂。上班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从西峡运来两车火纸，再卖到社旗，赚点钱去买粮食制曲。后来我一直在工厂生产技术科上班，1957 年反右刚开始时，厂里的锅炉坏了，我到省工业厅去请技师来修锅炉，那时候郑州已经开始反右派。本来我家庭出身不好，平常说话做事都很谨慎。我看到这个风头后，回来更胆小更老实了。组织号召提意见，我啥话也不说，可以说没有一点言论。可后来为啥子被打成右派？就因为上级给酒精厂分派了 10 多个右派指标，特派员袁世定抓反右运动，他为了完成任务，自己关起门来编造材料，写上张某某说，共产党不好，现在吃不饱。当时也确实吃不饱，可这话我根本就没说，自然不承认。你不承认，领导就白天黑夜召集积极分子批斗你。你还不承认，领导就逼供诱供，说你承认吧，承认了包你没事，保你过关。咱相信领导的话，就违心承认了。这一被迫承认不打紧，马上就被监督劳动。等上边报批后，就全副武装把我们这 10 多个右派押送到农村劳动。1957 年五一之前，我被押送到方城县独树公社下曹村劳动改造，老婆和 4 个孩子被赶回社旗农村老家。

我到农村后，就住在一户农民家里。农民为人忠厚淳朴，也没有歧视我，对我还很关照。那时候农村已经开始大炼钢铁吃食堂，我和一个社员每天去放树。干部说已经快实现共产主义了，谁家的树都可以锯，村里村外碗口粗的树都放光了。放倒的树去烧木炭，再拉到小高炉当燃料炼钢铁。1958 年初冬，我又被指使去修鸭河水库。干了 3 个月，上级又让右派回南阳集中学习。学习时听说要给右派平反，大家暗自高兴。后来又听说毛主席不同意，扬言给右派平反他就不干了。过后，不让右派们学习了，在几个村庄轮流劳动。令人哭笑不得的是，整人的人也被打成了右派，卷烟厂的和柴油机厂的反右运动特派员不知道说错了什么话，也成了右派分子。那时候还在吃食堂，就是发几个蒸红薯。卷烟厂的特派员也是右派分子苏文华吃红薯时把红薯皮揭扔了，革命群众看到后一涌而上，开现场会批斗他。后来食堂连红薯也没有了，只是喝菜汤。菜汤里有菜叶萝卜，吃饭时一人一瓢，撑得肚子大，一撒尿肚子又空了，人人都饿的身上浮肿。幸运的是我劳动的地方是市郊菜队，没粮食多少有菜，虽然饿还没饿死人。我老家社旗大冯营前营村就惨了，1960 年前后，一个村两个生产队饿死 54 人。我那 4 个孩子饿得在床上起不来，我老婆去打水，关系好的乡邻在食堂做饭，不吭声偷偷扔到水桶里两疙瘩芝麻叶。我老婆回家后，让几个孩子吃了，几个人才缓过口气。1961 年初，组织允许我回家看看，家里一贫如洗，地上铺了些干草当床，盖的破被子露着棉花套子。老婆孩子见到我，抱头哭成一团。

（张某某之子插话：父亲被打成右派被集中劳动改造，母亲带着我们兄弟姐妹回去时，我那年才 4 岁。1958 年开始吃食堂，也就是粗茶淡饭，起初还能吃饱。大家敞开肚子吃，很快生产队就被吃空了家底。大炼钢铁又耽误了秋收，后来就开始喝稀汤。1959 年，一天一人三两八钱的定量，干部多吃多占，群众还吃不到这个量。1960 年三两八钱的定量也没了，人们稀汤也喝不上了，吃糠、吃野菜，吃牛粪，吃大雁屎，把玉米芯用石磙碾碎吃，到酒精厂挑酒糟吃，人们都饿极了，只要能填肚子的东西，都往嘴里咽。你问吃树皮没有？树木在大炼钢铁时被砍光了，连树皮也没得吃。家里人饿极了吃牛粪，牛拉粪了都去抢，回来后家里也没锅，铁锅在大炼钢铁时都砸了当原料了，食堂解散后铁锅也买不到。我妈就用个破洗脸盆子，把牛粪拍成饼状，放在洗脸盆里用火烧烧，填肚里充饥。我爷爷抗不住饿死了，死时皮包骨头，顶多几十斤，我妈和我们几个饿的都动不了，乡邻帮忙才把爷爷埋了。）

苦日子一直熬到四人帮倒台后，才给右派改正，我一家老小才能挺起腰杆做人。那个年代真是不愿想，想起来就掉眼泪。还是现在好，吃的饱穿的好，说话也自由自在。我要养好

身体多活几年，享享老来福。

读者推荐　转载请注明出处
Friday, May 25, 2007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七）

毛磐江　口述人 袁某某 55 岁 男 民间艺人 采访地点：南阳市袁某某住所 2007 年 3 月 20 日下午

记得 58 年大跃进吃食堂时，我才 5 岁。我家 9 口人，父母、3 个哥哥，1 个嫂子，两个姐姐和我。吃食堂那是干部逼迫的，把各家的铁锅都收走去炼钢铁，锅台 也拆了。干部带人挨家挨户搜查，把家具粮食都拉走集中到生产队，你不去吃食堂就没啥吃。可去吃食堂也饿肚子，开饭时，大人是一个黑窝头，小娃子是半块黑窝 头，喝的稀汤照见人影，汤里面有些红薯叶和野菜。我们那儿一开始吃食堂就没家底，统购统销早把农民家里的粮食挤干净了。上面派人来检查，都是弄虚作假，在 粮食囤下面放些红薯藤叶包谷芯，上面铺上一层布，再摊上一层粮食。上边来人一看，粮食满囤堆的冒尖，不给你拨粮食，还要调你粮食。自打吃食堂，人人饿的受 不了，只有干部日子好过，夜里在食堂关起门吃小灶。我大哥原本在区政府工作，父亲怕他为催粮什么的得罪人，就不让他干了，回来后也饿的受不了，就带着我大 嫂先跑山西去了。58 年冬天，惠庄开始有人饿死，死的人有老人，有小孩，也有青壮劳力。有个乡邻名叫惠大祥，实在饿极了，看见牛拉粪手抓着就填嘴里。人饿 成那样动都不想动，干部还要让农民出工炼钢铁挖水渠。你要敢往外跑，抓回来就要绳捆索绑挨批斗。

父母眼看撑不下去了，就商量着外逃保命。59 年春上种棉花时，父亲留下看家，母亲带着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姐姐趁一个半夜跑了。我年纪小跑不动，二哥担着挑 子，一头挑个薄被子，一头挑个花篓，让我坐里面。 我们一家从高庙向南到桐河，再向郭滩，走到一个村庄时迷路了，来回转悠一直到天亮。我坐在花篓里面，不时看见路两边有饿死的人，曝尸野外也没人管没人埋。 这个记忆在我脑子里一直抹不掉。从郭滩再往南走，路过一个村庄时，路边地里刚种了棉花，地头有洒落的棉籽。母亲看到后象见了宝物，一家人就蹲在低头拣棉 籽。拣了两小捧，母亲带着我们到村里找了一户人家，借了个石臼把棉籽捶碎，又借用人家的盆子添水烧火熬了点汤，一家人喝汤垫垫肚子。上路不久坏事了，个个 呕吐不止。母亲才知道棉籽用了农药六六粉拌种，这是中毒了。母亲呕吐的轻一些，因为母亲喝的少，想让儿女多喝点。她赶快用碗端路边河沟里的水，让我们几个 喝。吐净了肚里的东西，总算没出人命。到了夜里，一家 6 口人找了个避风的地方，挤在一起盖那一床薄棉被。白天接着走，记得路过一个街面时，我饿的头都抬不 起来。二哥用身上仅有的 5 毛钱，买了一个熟兔子头。那兔子头放的天数长，已经干了，我咬着吃了才好受点。三哥比我只大 4 岁，也是走不动，见二哥没让他吃兔 子头，就边走边骂，骂二哥偏心。

一家人跑到河南靠近湖北的地界，还是吃不饱，又跑到湖北枣阳丰乐河。那里地亩宽人口少，当地人看我二哥和两个姐姐都能干活，就收留了我们。落脚安置住之 后，母亲捎信让我舅舅也来了。1960 年春天，父亲也饿的受不了跑来了。一家人在湖北三年，我就在

上的小学。后来湖北地方政府下令，不准收留外地人。我们 打听老家食堂散了，允许开自留地了，一家老小拉着架子车回来了。

大饥荒过去已经 40 多年了，可我一想起来还感到后怕。现在虽然吃的饱吃的好，可我还是不敢糟蹋粮食。我真是饿怕了，一辈子都忘不了。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八）

毛馨江　　口述人 张某某 61 岁 男 退休工人 采访地点：南阳市张某某住所 2007 年 3 月 21 日晚上

我 1946 年出生，老家在邓县赵集公社宋岗大队第六生产队。58 年我十二岁，正在上小学。说饿死人是天灾我不信，58 年我们那儿粮食丰收，麦场上麦秸垛 天拥地，有只老母猪在场里扒个窝下小猪，小猪会跑了，人们才知道。记得是下半年开始吃食堂，主食就是蒸红薯，随便吃，管你肚子饱。喝汤多是蒸红薯水，有时 候也吃面条。隔些天还要改善生活，蒸白面杠子馍，或者把蒸红薯用手捏成糊状，搀些白面发酵后蒸熟，还说这就是面包。现在回想起来，如果不吃食堂，就是灾年 粮食少也饿不死人，后来饿死人就是集体吃食堂惹的祸根。人们敞开肚皮吃，吃的少了只嫌吃亏，谁也不心疼不节俭粮食。59 年下半年粮食紧张了，稀面汤就象现 在的捞面汤，劳力一人三碗，老人一人两碗，小娃子一人一碗。有的人把稀面汤用瓦罐掂回家，再搀些野菜、树叶熬熬，看着稠些，一家人分喝了。人们吃不饱饿 啊，千方百计找东西吃。我就吃过燕麦、黄蒿、刺角芽、槐树叶、榆树皮，样数多了。大炼钢铁把茶杯粗的树都砍光了，还有小榆树。人们把榆树外面的一层皮刮 掉，把二层皮剥下来，放在瓦上焙干了，用石臼捣碎吃。人们把燕麦薅回来后，洗洗切成段，用铁锅用瓦盆烧火一加热就吃了。农民家里的铁锅是被干部收走了，个 别家里还藏有铁锅。燕麦薅光了，胆大的就薅麦苗吃。黄蒿味道苦，弄回来后烧热水滤一下去去苦味再吃。村里村外的小槐树，发一次芽人们捋一次，发的芽还赶不 上人们捋的快。有一天我和母亲捋回来一些槐树芽，用藏起来的那口铁锅扒拉一下吃了。队长见我家院子冒烟了，赶来搜出了那口铁锅，说你家也没啥东西可罚，当 场把铁锅摔破走了。

到了 60 年，人们饿的更狠了，我还吃过青蛙卵，吃过蝌蚪，吃过蝎虎，吃过老鼠。扒房子逮住几只蝎虎，打死后放在瓦上一烤，半生不熟连骨头都嚼嚼咽了。那 时候老鼠也饿得跑不快，逮住老鼠一剥皮，用勺子烧火一燎吃了。有一次，我从河沟里弄回来一盆子青蛙卵，偷偷点火煮熟，饥不择食盛碗里就吃。谁知道那青蛙卵 黏糊糊太热，一下子把我口腔都烫破了。快过年时，我哥从湖北回来，带了一小筐红萝卜和一棵大白菜。我趁大人不注意，拿了一根红萝卜，躲屋里用被子蒙着头 啃，真觉得味道甜啊！那棵大白菜吃完后，我把白菜根埋到院子里，一发芽我就掰着吃，后来等不及发芽了，我又把白菜根也扒出来啃吃了。上学的时候，同学们个 个饿的有气无力，靠着墙根晒太阳捉虱子。一次放学回家，我看见村里有个老太婆坐在门口，瘦的皮包骨头，穿一件破棉袄，手从棉袄破洞抓棉絮塞嘴里嚼，一咽一 伸脖子。

(张某某老伴插话：那时候人饿的瘦不要紧，就怕虚胖浮肿。人一浮肿，手一按一个窝，脸肿的把眼挤成一条缝。我老家的村子离宋岗不远，大队办了个病院，把 浮肿病人都集中到那里面。可病院也不是有东西吃，人都饿疯了，谁也顾不上谁。我有个邻居喊老五奶的，儿子害浮肿也进了病院。老五奶从北坡沟里拣回来一个死 娃子，回家后把头剁了，脚剁了，把身子煮了。她自己还舍不得多吃，盛瓦罐掂到病院让儿子吃。儿子问是啥肉？老五奶说你甭管啥肉快趁热吃吧！老五奶回家路上 下起了小雨，她又冷又饿，脚一滑摔倒起不来了，就趴在地上呼喊。我父亲听到喊声，赶去扶起她到我家屋里，烧拢一堆柴火让她取暖。59 年冬天我四爷死了，留 下一床破棉被。父亲把那床破棉被拿出来给老五奶披上，才把她暖过来。老五奶的儿子也没躲过这一关，还是饿死了。我当时不知道老五奶煮死娃子的事，后来一块 在地里挖野菜，老五奶才亲口告诉我，还说人肉吃着香。)

我爷爷 60 年元月死了，用个白茬棺材埋了。到了 3 月份，食堂没柴火烧，队干部带人扒我爷爷的坟。土扒开后露出棺材，我坐在棺材上阻拦，被大人拉开。人们 撬开棺材，我看见爷爷尸首还没腐烂，胡子还是好好的。人们把棺材盖和四周的木板起走，只留下棺材底板，又填土掩埋了我爷爷的尸首。我奶奶是过罢春节死的， 没木料做棺材，用麦秸稿纤一卷埋了。同队张明甫的父亲和兄弟都饿死了，用牛车拉着路过我家门口，车上并排躺两具稿纤卷着的尸首，脚还在外面露着。张明甫哭 一声爹啊，用鞭子打一下牛，让牛走快点。可是牛也饿的瘦骨嶙峋，哪能走的快？59 年到 60 年上半年，我们大队就只有死人没有添人，生小孩也活不了，母亲饿 的没奶水，那时候又没奶粉。宋岗大队有 20 多个生产队，大队就在翟郭村附近划出一块地，规定饿死的人都埋那里，后来那块地被大家叫做乱葬坟。

那时候虽然饿，可人们胆小老实啊！公社就有粮库，库里也有粮食，可领导不敢放粮，老百姓也不敢抢粮。60 年生产队发红薯芽子时，人们也不敢偷吃红薯，谁 偷吃被发现要斗你打你。当时打人成风，大队干部打小队干部，小队干部打社员群众。当干部相对好过，开会、查夜能在食堂吃点夜饭。人们饿的走不动路，还得去 上工。队长敲几遍钟，人们才晃晃悠悠赶到。60 年快割麦时，不知道从哪里调来一些大米，量也不大。人们把大米用石磨碾成粉，食堂烧汤让大家喝，喝了才有点 力气割麦。割麦时候，人们在地里把麦穗用手一揉一搓吃生麦粒，或者把麦穗点火一燎吃了。在场上打麦的时候，人人都偷麦子，往鞋壳篓里装麦子，在裤子里面掖 个小布袋装麦子，然后借口上厕所，回家把麦子倒出来。干部这时也是睁只眼合只眼装着没看见。麦子豌豆下来后是正经粮食，人们炒麦子吃，煮豌豆吃。人饿的饥 肠辘辘，吃到嗓门还嫌饿，有的人吃的多消化不了，反而胀死了。60 年下半年食堂散了，开始“拔钉子”，把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都集中到邓县茶鼓楼。民愤大的 撤职继续关押，民愤小的又回来继续当官。我熬过了饥荒，1964 年当兵走了。

读者推荐 转载请注明出处

Thursday, June 07, 2007

本站网址：http://www.observechina.net/info/index.asp

1960 年南阳大饥荒民间实录（九）

毛磐江 口述人 崔某某 83 岁 男 农民 采访地点：南阳市崔某某住所 2007 年 3 月 23 日上午

我 家在南召县马柿坪公社南坪大队第三生产队。我出身贫苦，干活老实，不惜力气，先后当过初级社干部，高级社干部，1957 年还当过一段副社长，吃上了公家 饭。干不多长时间，自己辞职不干了，为啥子，心里头怕哟！记得是 1957 年的一天上午，县供销社的两个右派被押到马柿坪来了。那时候上级号召大鸣大放，动 员大家提意见，领导还在会上动员说，热爱毛主席，就要提毛主席的缺点，就是帮毛主席洗脸擦灰。这俩右派也不会给毛主席提啥子意见，可能是给领导提了意见， 对当时一些事说了怪话，结果就被打成了右派。这俩右派一来就被关进了黑屋，我们吃过午饭后， 一个县里来的领导大喝一声，把那俩坏蛋押出来批斗！几个人跑到屋里，把那俩右派拽着胳膊按着头押了出来。人们一拥而上，拳头打，耳光扇，那个年青的右派脸 上被打的黑青，头发被拽掉几缕子，短头发的右派也被打的脸上黑一块青一块。县领导说，低头认罪！那俩右派就赶快低头。领导又说，学个飞机走。那俩右派把两 只胳膊朝后伸，头向前拱，有人还上前把俩右派的胳膊朝上使劲揎，疼的俩右派呲牙咧嘴也不敢吭声。把俩右派摆治够了，又押着在马柿坪街上游街，后来也不知道 把这俩右派弄哪儿了。经过这件事，我想谁不说句错话，说错话就这狠劲整，我真害怕，就回家种地还当农民去了。

我 们那儿是浅山区，麦子产量不行，全靠秋季。58 年不是灾年，那年玉米收成不错，生产队收的玉米堆满了场边的仓库。可浮夸风厉害，逼着下面虚报产量，玉米产 量能报到一亩 2000 斤，交的公粮也多。58 年农历六月十八，我们村开始吃食堂，一个食堂有近百十口人。开始不管伙食好坏能吃饱，麦糁子玉米糁子掺野菜熬 汤，等六七天蒸一回黑窝头，让干活的劳力吃。58 年冬天就吃不饱了，一人一天定量是八两毛粮，干部、炊事员再多吃点，社员群众还吃不到八两。黑窝头也不蒸 了，都喝稀汤。老人大人一人三碗，半小伙子一人一碗半，小娃子一人一碗。喝了稀汤肚子揎起来了，一会儿洒泡尿又饿了，只有眼巴眼望等着吃下一顿。为啥子？ 家里粮食都被搜光了，大锅小锅也被掂走了，只留下床和被褥衣服。食堂吃不饱，人们就吃山野菜。野菜吃光了，人们把玉米芯放石磨上碾，碾不碎放锅里炒糊，再 放石磨上碾，然后筛筛煮着吃，吃嘴里不好下咽，拉嗓子，吃了屙屎也作难。

人 们吃不饱，还得炼钢铁。我就负责烧炉子，炼钢铁用的是从河里淘的铁砂和从各家各户收上来的铁器。三天三夜炼一炉，出的铁水冷却后是生铁，做犁铧等农具还能 用。树不论大小，一律放倒烧木炭，木炭再去当燃料炼钢铁。有一天，上级又要大跃进放卫星，要求一夜建三个炼钢铁的红炉。那炉子有两米多高，我在炉膛里抹泥 巴，已经熬了三天三夜，实在撑不住了，就迷迷糊糊睡着了。后半夜猛一惊醒，听见外面人声乱吵吵，出来一看，原来是负责烧炉子的两个人也困的睡着了，让炉子 跑火灭了。干部巡逻发现后，要开他俩的斗争会。其中一个人是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，干部让他站在中间，众人用拳头打用脚踢，我叔叔崔某某也上去又打又踢 表现积极。谁知干部又说，崔某某，你也站那儿，该斗你了！众人又围上来打我那本家叔叔。我老伴的本家叔叔苏某某刚才挨了我叔叔的打，这会儿报复他，打的更 起劲。那时候人们也不知道咋啦，吃不饱饭整治人还恁有劲头。

59 年食堂的饭更稀了，稀的象是刷锅水。干部炊事员到最后吃，锅底还沉点稠的。人们饿的头晕眼花，瘦的皮包骨头。后来有人饿极了，还吃滑石面，把滑石面和水拍 拍，烙成饼吃，吃了拉不下屎，肚子胀的青疼。有的人饿的身上浮肿透亮，大队成立了病院，把浮肿病人集中起来。俺们那里饿死的有老人，有大人，有小娃子。

（崔 某某老伴苏某某插话：我那大闺女是 58 年生的，起初还有点奶水。食堂吃不饱，

奶水也没了，我也饿的没气力，早上抱着闺女就起不来床，得把她放在床上，自己 才能慢慢起身，再给她穿衣服。那时候有小孩的妇女也得下地，把小孩交给一个妇女专门照看。我闺女在食堂的定量是一天一两玉米面，我把她的口粮称回来，搅玉 米糊涂喂她，总算捡回一条小命。）

1960 年，饥荒更严重，县里又四处抽调劳力去修建周湾水库。我也去了，人有上万人，每天抬石头，挖土方，在一个山口筑拦河大坝。一个大队建一个炉灶做饭，自己带 些玉米糁，顿顿喝稀汤，肚子吃不饱，活重受不了，有人就偷跑。抓不回来便宜你，抓回来就是拳打脚踢斗争你。南坪、白庄两个大队去的劳力编成一个连队，男男 女女四五十人住两小间房，地上是连趟铺，一个挨一个，女的住门边，方便出去解手。上级知道我过去当过干部，就让我当了连长。领导亲口对我交代说，你前边那 个连长管教不好，有的偷懒，有的装病。你当连长只管打，打坏了我负责！那时候打人成风，团级营级干部指挥连长打人，看谁干的慢就打。我知道人们刚吃了饭， 干头遍活还有点力气，半晌就没劲干活了。一天吃早饭时，我站那儿讲了几句，我说老少爷们都是乡亲，我也下不去手打人。不是大家不愿干活，而是没劲干活。大 家最好别跑，吃过饭干了头遍活，只要团长营长不来，你们可以歇歇。看领导来了，大家赶紧卖劲干活。你们少受罪，我也少作难。大伙一听都同意，以后我们连干 活，领导没在时悠着点，看见领导来了多挑快跑，领导夸我带队带的好。大伙累死累活修好了周湾水库，上边又说山洪来了冲毁大坝，下游遭水灾更严重，又把大坝 给扒了，我们都回去了。

60 年下半年食堂散了，大家各回各家重起炉灶，后来又允许农民向生产队借地自种自吃，虽然还是吃粗粮多，好歹不饿肚子了。